

大地遊走

婷婷

剛剛獲得2019年暑期電影票房冠軍的《哪吒之魔童降世》，連續超越《復仇者聯盟4》、《流浪地球》，躍至內地總票房排行榜第二名。問鼎中國內地電影歷史票房榜三甲，排前三名是《戰狼2》、《哪吒之魔童降世》、《流浪地球》。觀眾表明「影片雖然還有缺陷和瑕疵！是咱們中國人自己的故事，值得點讚！」可見國產電影的文化認同感是無法取代的，觀眾對於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對於時代議題比較關注，只要作品呈現方式精心得當，國產電影的內涵、價值觀容易被接受。對內地導演注入強心針，發揮出了自身文化優勢就有捧場客。中國電影正在從高速度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型。

內地有段時間電影觀眾是圍繞娛樂片走的，主旋律文藝作品被壓低，相信這是任何一個市場都會發生的現象，在瘋狂娛樂過後，大家就回到理性，欣賞有內涵的影片，這個暑期出現「主旋律作品叫好又叫座」現象。例如遼寧電影《黃玫瑰》以「全國最美醫生」、撫順市傳染病醫院受滋病治療與關愛中心主任鄒笑春為創作原型，藝術呈現了醫護戰線和遼寧大地英模羣出的整體形象。導演寧敬武表示，《黃玫瑰》作為內地首部反映防治愛滋病一線醫護英雄題材的電影，擔當起現實主義題材影片的社會責任，傳遞了樂觀向上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主旋律作品不好寫，主旋律電影不好拍，如何讓英模人物更真實、更可信，表現出偉大的感染力，一直是個難題。

隨想國興

想起母親在生時，每年中秋都吃雙黃蓮蓉月，儘管吃的只是四分一片，但母親總是把蛋黃多的那片讓我吃。如今，因為三高問題，每年吃的月餅，也只是四分一片，但卻是沒有蛋黃的。

小時候中秋應節食品，記得還有粉粉的菱角，以及也是粉粉的小芋頭，吃過這三樣可以飽肚的食品後，便是沙田柚，有時還加上脆而軟的楊桃。

今年的中秋，你有吃到這些廣東和香港的應節食品嗎？據知在中國西北方的習俗，也吃栗子，可是在香港，要等再冷一些的時候，才會有糖炒栗子在街上販賣。

而在陝西的應節食品，是吃饅，他們叫它做團圓饅，一家人共吃一塊饅，製作饅的時候，在上方拓上一個圓圈，象徵中秋的圓月，團圓中央刻上一隻站在石塊上吃蟠桃的小猴子。這個饅烙熟之後，切成一片片的尖牙狀，家裡人每人吃一牙。香港也有幾家賣饅的店，不知中秋時，會不會賣這樣的饅供客人食用？

古今談

范華

美國人最刻骨銘心的挫折，就是在有5G技術方面落後中國2年。美國人認為他的芯片技術世界第一，怎料出現了折戟沉沙的敗局，落後於中國1年多。美國人認為，只要封殺中國的5G芯片技術，不提供任何零部件和芯片，中國人就成了無米之炊，幾萬億美元的5G產值就會泡湯了，可以乾脆利落殺中國一個片甲不留。

世事難料，華為居然在手機上配置了7納米工藝的麒麟980處理器，而且還創造性地採用了石墨烯+液冷散熱系統（HUAWEI Super Cool）組合的散熱系統，使其急速冷卻性能更具優勢。最核心的是，這是石墨烯技術首次應用於智能手機領域，因此華為的5G技術讓美國人憎恨得咬牙切格。他們一直自己安慰自己，中國人一直偷他們的技術，既然是偷竊科技，中國人一定落後得很。誰料到，中國在石墨烯領域作了戰略性的突破，投下了大量資金和科技人才，遠遠走在美國人的前面。石墨烯當今總量最輕，比較最強硬的鋼鐵還強硬100倍，有超卓的導電能力和降低溫度性能，贏得了「新材料之王」、「黑金子」、「神奇的材料藥水」等美譽。

5G手機的芯片其實是非常小的超級濃縮的超高速電腦，所有晶體管加起來有超過1億個，高速運算之下，會產生高溫，造成電腦死機。昔日的二氧化硅的晶體管的物理性能，遠遠不能滿足5G手機的芯片高速運轉的要求，另尋另闢蹊徑，採用新的超導材料，電阻要很微小，而且可以有很好的導熱的效果，迅速進行冷卻。這

文化認同感支撐主旋律電影

而導演黃建新是主旋律電影的高手，其執導的《決勝時刻》即將上映，影片講述了1949年黨中央領導人進駐香山，在國共和談破裂的千鈞一髮之際，全力籌劃建立新中國的歷史。將帶領觀眾重溫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在香山度過的那段關乎民族命運的不尋常歲月，再現黨中央在香山運籌帷幄、共商大計，籌備建立新中國的歷史，弘揚了共和國締造者們鞠躬盡瘁的大無畏精神，回溯新中國成立的初心和使命。影片突出人物關係和濃郁的史詩情懷。相信對中國近代史有興趣的人很有吸引力，對國民教育也很有意思，因為有文化認同感。

中國導演愈來愈懂得透過電影去傳遞中國人的文化及價值觀，中國當局愈來愈明白用電影講述的《中國故事》的重要，以電影為媒介，令外國人對中國加深了解的功效比搞論壇講道理明顯。「讓電影打開一扇了解中國的五彩之窗」這方法目前運用在許多外交活動上，你會發現中國在許多國家舉辦中國電影節，希望講述中國近代故事的影片能帶着外國觀眾了解中國普通人的生活百態，從中體驗中國人民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在感知中國電影發展脈動的同時，又能探尋到中國文化的內涵和理念。

在美國荷里活電影一直傳遞美國的價值觀，從而令美國人的一些價值觀轉化為「普世價值觀」。無可否認他們的導演手法技巧高明，令人不知不覺間很易接受，同樣講那不能勝正的道理，他們不用出自演員的口，而是出自其行為，口講被視為說教，行動來得順理成章。

此山中

鄧達智

「子喉歌后」的89歲粵劇歌伶洗劍麗於今年9月3日傳出因肺炎離世消息。自1956年灌錄《一縷柔情》大受歡迎，往後灌錄唱片達120張，雖非驚天動地紅星類型，卻明顯抱擁眾多忠誠知音人。

雖云粵曲已非上世紀70年代之前受追捧，始終具備深厚歷史文化元素，不可能一下子便沒頂消失，粉絲仍眾。卡拉OK盛行以來，好些粵劇名曲都被卡拉OK化，亦因此流傳下來，尤以唐滌生創作，任白經典；《帝女花》、《紫釵記》、《再世紅梅記》等等至受歡迎。麥炳榮、鳳凰女合唱《鳳閣恩仇未了情》；紅線女《昭君出塞》等等亦為經典，除《唐伯虎點秋香》外，《洛神》、《梁山伯與祝英台》及《小曲懷舊》、《檳城艷》等等對K歌之王們卻比較陌生。

筆者對粵曲並不熟悉，童年鄉間神功戲至常出現的大老倌以同為鄧姓新馬師曾（鄧永祥）為主，一般婦孺嫌其「爛衫戲」的《萬惡淫為首》，卻是一般叔父輩特別喜歡的戲碼。麥炳榮配鳳凰女，新馬師曾配吳君麗或為鄧姓鄧碧雲都是熱門角色。直至英國上課回來，常開着電視，看與

《文姬歸漢》洗劍麗

數十年不覺任何報道，事業高峰期被稱「不看問讓粵語長片陪伴開夜車完成設計工作，始認識比較早退休，在自己出生前已嫁人息影的芳艷芬的眾多精彩電影及戲曲作品。

在加拿大上課期間，偶然聽到二姐從堂姐家中借來錄音帶；麥炳榮、洗劍麗、莫佩文合唱《文姬歸漢》，被慣聽任白、新馬師曾以外的粵曲演繹吸引，好些段落並非大鑼大鼓，而是近似清唱卻無阻深深被吸引。麥炳榮微帶沙聲配洗劍麗並不艷麗，卻以清晰、婉約、典雅的音色將蔡文姬這個歷史悲劇人物的一段悲苦人生刻畫細膩，在此之前從未聽過具備類同唱功的演繹。難怪洗劍麗看似從未以大紅大紫大老倌姿態出現，卻無損吸納大批資深粉絲莫失莫忘的支持，縱使當年十多歲，基本上從來聽的都以英文歌為主，卻為《文姬歸漢》一曲拜倒前輩獨步藝壇，無分古今東西的唱曲藝術領域上。



■子喉歌后洗劍麗89歲離世。 作者提供



百家廊

鍾倩

每年的中秋節，都是在教師節、國慶節的「前擁」、「後抱」中到來，今年似乎比往年提前了半個月。比中秋早到的是商家的月餅，比月餅更霸佔心頭的是過往記憶。從前，車、馬、郵件都慢，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卻純真如蜜，叫人念念不忘。

記得我上小學時，家裡購買糧食需要憑糧本或糧票，母親沒有工作，僅靠父親一人的糧票，三口人根本不夠吃。姑姑單位效益好，每到中秋節就會發很多東西，她電話打到父親廠裡，讓他去拿過節東西。有一年中秋節，父親接到電話後，騎上大飛輪自行車直奔姑姑的單位。她不在，傳達室的老伯把東西遞給父親，一桶油，兩盒月餅，兩條帶魚。「大爺，謝謝你，中秋節全家好啊！」臨走時，父親向他使勁揮揮手。回到家裡，父親發現後座上兩條又大又長的帶魚，只剩下孤零零的一條，他卸下東西，立馬掉頭回去找。沿着緯十二路立交橋，來回找了好幾遍，愣是沒有帶魚的影子，他悻悻而歸。母親少不了一頓數落，父親也覺得非常尷尬，事後沒敢對姑姑提起這件事。

長大後的中秋節，似乎總是「此事古難全」。二零零零年的中秋節，父親住進醫院急診室，我一個人在家過中秋。我記得很清楚，在外打工的他突發疾病，倒在了果樹下面，幸好路過院子裡的鄰居發現及時，把他送到當地醫院，並打電話通知家人。當地醫院治不了，不得不轉院到省立醫院。我是最後一個得知消息的，那段時間，每天中午放學，我背起書包第一個衝出教室，一路小跑到公交車站，直奔醫院急診室，只為去看父親一眼。我不知道他在哪個房間，滿病房裡找，終於推開一扇門，望見他身陷在白色的床單裡，身上插滿各種管子，我的淚水簌簌而下。幾天後是中秋節，那天下了晚自習，我去爺爺家

吃飯，臨走時他塞給我兩個五仁月餅，我拖着沉重的雙腿回到家，月光通過窗戶照射進來，金灑灑的，滿屋子光亮。我坐在枱燈下寫作業，鄰居家傳來歡聲笑語，更加重了我的孤獨，淚水吧嗒吧嗒落下，後來趴在桌上睡着了，醒來時已是凌晨。第二天，中午放學後，我又飛奔到醫院，看到父親睜開眼也能說話了，我是說不出的高興。離開時，我把爺爺給的兩個月餅放在了父親的枕邊，就大步流星跑開了。那年中秋節，讓我刻骨銘心。

「月，闕也。」闕，即缺的意思。多年後，我才真正懂得，中秋節就是用來成全人間的悲歡和聚散的。因為，無論你是否認同，圓月，缺月都是同一輪月亮，不同的只是我們的心境。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先後寫過三次中秋節。開篇是賈雨村的中秋節，「天上一輪才捧出，人間萬戶仰頭看」，展現良辰美景幸福時光；第二個中秋節是大觀園裡的中秋節，祭月賞菊，吃蟹飲酒，好不快活；第三個中秋節，我始終認為是賈母的中秋節，雖有眾人相陪，但她非常孤獨，預感到家族敗落的徵兆，又傷感又心痛。這個中秋節在第七十六回中有詳盡描寫，寶釵姐妹回家，李紈和鳳姐病了，賈母覺得冷清，一聲長嘆。中秋賞月家宴開始，她提出玩擊鼓傳花的遊戲，賈赦講了一個婆子針尖偏心的笑話，這讓賈母頓覺母子之間的心結，產生晚年淒涼的心境。

賈母又偏偏是個有品味的貴族老太太，賞月之餘，找人來吹笛，「只聽桂花陰裡，嗚嗚咽咽，裊裊悠悠，果真比先愈發淒涼」、「夜靜月明，且笛聲悲怨」，賈母不禁觸景生情落淚。她還命伶給吹笛人送去月餅，「說着，便將自己吃的一個內造瓜仁油松穰月餅，又命斟一大杯熱酒，送給諸笛之人。」然而，她最想看的是家庭的團圓和睦，一直玩到四更時分，就是為了讓這份團圓消逝得慢一些。殊不知，盛衰興替、陰晴圓缺、凹凸起伏，是一個人無法左右的。這裡有個細節，中秋

讚賞的決心

近年有很多地方的家禽都發生問題，各種疫症也影響人類進食，但亦有很多人會選擇不吃某種肉類。就好像自己，十多年前已經開始沒再吃牛肉，感覺不再吃牛之後，皮膚也好了一點，當然我不是這個原因才不吃牛肉。所以身邊有很多朋友，也會有不吃某種肉類的習慣。

就好像上個星期出席一個朋友的婚宴，坐在同一枱的朋友，雖然大家沒有經常見面，但都算是娛樂圈中人，原來他也不吃某種肉類。在香港參加婚宴，總會有很多珍饈百味的食物提供給賓客，其中「炸子雞」便是重要的一環，因為中國人覺得，有任何特別事情慶祝，「雞」是不可或缺。但這個朋友跟我說，原來他已經沒有吃雞十多年。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其實我以前好喜歡吃雞，基本上每一餐是無雞不歡，任何類型的烹調及種類也會嘗試吃，十分喜歡。」我便說：「那麼為什麼你現在不吃？」我聽完他的解釋之後，覺得他很厲害，這種做法是真真正正地為一個目的而讓自己努力去實行，而且是很掙扎地去實行。

世界上有很多不同教派的人都不吃某種肉類，就好像回教徒，他們便不吃豬肉，因為覺得豬是不乾淨的食物，曾經有記載說：「死獸之肉、血、豬肉，以及獻給邪神的肉類，乃至於被絞殺、打殺、墜落而死的動物，被其它動物角刺殺的動物以及猛獸吃剩下的肉，都不可食用。」當然還有背後很多原因。豬一直讓人覺得是污糟邋遢，但其實只不過牠們的生存環境溫度要比較高，牠們才可健康成長，所以養豬場也會選擇在一些比較潮濕的地方，這很容易被人感覺污糟，可能這個是我們一直的誤解。

也有一些人會覺得，牛也是一種很神聖的動物，所以為了一些願望或原因，也決定不吃牛。但戒掉這些肉類，對於某些人來說可能沒有大不了；就算不戒掉這些肉類，可能也不是經常會吃，所以沒所謂。說回我這個朋友，他這麼喜歡吃雞，為什麼現在不吃？原來他的母親離世之後，他許下諾言，以後也不吃自己最喜愛的雞，所以他有一種自己的見解。他說：「如果要戒掉一些自己其實不是太喜歡的肉類，便不覺得因為某種承諾而努力。反而戒掉自己真的很喜歡的食物，才覺得有誠意及艱辛。」所以我覺得自己不吃十多年牛肉也算不上什麼，要戒掉自己最喜歡的食物，才可以說是履行自己的願望，值得我這個朋友向他鼓掌。

中秋是一年中的黃金分割

夜大家散去，黛玉和湘雲在卷棚底下賞月，後去了凸晶館作詩比賽，你一句我一句，把荒涼景象盡收詩中。這一回題目是「凸碧堂品笛感淒清，凹晶館聯詩悲寂寞」，黛玉表示，凸的讀音應是「拱」，凹的讀音應是「窪」。看似不起眼的兩處讀音，卻有深意，一個人的命運，與家族的命運、自然的規律沒有什麼兩樣，山高起來，水凹下去，就這樣高低起伏不定；同樣的，聚散離合，陰晴圓缺，這也是人生秩序。所以，不妨把中秋看成一年中的黃金分割，上半年的遺憾，可視為下半年的留白；今天的暫時分離，可看成是為了明天的團圓。歷經富貴榮華，後來流浪乞討的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時從一個高度來眺望生命的歡樂與憂傷，他用紅樓一夢來警醒後人：圓滿不過是自我假想，沒有必要過於執着，有巔峰就有衰落，有繁華就會有凋零；憂傷不過是有所牽掛、有所擔荷，倘若無所依附，何來黯然垂淚？就像寶玉，他總是在熱鬧的時候或慶祝的場面選擇離開，去祭奠亡人，水仙庵裡「焚香含淚施禮」祭祀金釧兒等，這裡面除了情深，還有獨特的生命哲學——一個人同時觀照哀傷與凋零，高貴和繁華，他是骨子裡的情人。

我感念曾經的真情與溫暖，我懷念過往的團圓與美好，但是，我更懂得珍惜當下，握緊一刹那的幸福。其實，每個人都有兩個月亮，天上的月亮，它播撒祝福的同時，也在俯瞰人間冷暖；地上也有個月亮，它就在我們的心底，發光發熱，照亮我們不可預知的茫茫前路。當我們變得超脫，就會懂得，所有一切不過是過眼雲煙，唯有心中的思念永恒不變。



■中秋賞月——人月兩圓圓。

懷念香港業餘話劇社創社委員之一梁舜燕

香港自有電視開始，便有Lily姐梁舜燕的存在。因此，大家都知道她加入電視圈超過一個甲子。不過，我相信大部分觀眾卻不知道她的演藝工作原來始自舞台劇。

Lily姐在十四歲那年加入春秋業餘聯誼社戲劇組，首踏台板即擔演《女店主》的女主角杜九姑娘一角，並在該社認識其夫婿Uncle Bill黎明明，演出多個舞台劇，二人常同台演出。由於他倆均熱愛戲劇，香港業餘話劇社在一九六一年籌備期間，召集人雷浩然先生邀請他們加入劇社，成為九位創社委員的其中二人。兩位前輩夫唱婦隨，分別在幕後和幕前為劇社付出。Lily姐在香港業餘話劇社的舞台劇和電視劇的演出中屢屢飾演女主角和要角，前者有《野玫瑰》的天字第一號女間諜艷芳、《西施》的西施、《長恨歌》的楊玉環、《佳期近》的莫愛蓮太太等；後者則有《快樂旅程》、《防不勝防》、《打是歡喜罵是愛》、《藕斷絲連》的女主角等。雖然Lily姐在一九五七七年，已經在「麗的映聲」建立她的電視事業，自一九六三年起，更連續四屆獲頒麗聲

盃最受歡迎的電視藝員獎項，是電視界紅人，但她一直在公餘時間為香港業餘話劇社演出，是劇社的主要演員。她的女兒Mary姐（阮曼莉）受到父母的熏陶，也曾任劇社的舞台劇《新清宮怨》中飾演春艷一角。

我與Lily姐談她在香港業餘話劇社的戲劇演出時，她總是謙虛地表示自己在劇社中能夠跟隨眾位前輩演戲，自己獲益良多，終生受用。她說：「我跟在后叔（陳有后）、譚叔（譚國松）、雷Sir（雷浩然）、黃姨（黃蕙芬）、King Sir（鍾景輝）和張清身後已經感到莫大的安全感。雖然我覺得自己是『跟尾狗』，但已經有很多得着，如學到演技，領略人生。」

每次Lily姐提到她在劇社的《陋巷》演出時，一定會告訴我雷浩然先生非常讚賞她在該劇中飾演妓女白萍的表現。她為了參考花街神女的神態，專程由Uncle Bill陪同，到上環流鶯流連之地暗暗觀察。即使我最後一次跟她在電話上聊天時，她仍然孜孜地告訴我，她當年如何獲得她的前輩稱讚。

我最後一次與Lily姐接觸並不是通電話，而是喝茶。六月初，她和我與數位電視藝人一起

喝茶。茶敘後，我如常挽着她在街上走，每次與她走在街上時我一定會挽着她走。我與她同車，但我先下車。我回頭，看到她在車內向我揮手。那時候，我怎會想到那竟然會是最後一次見她的呢？我跟她說再見時，又怎會想到原來我們不會再見？

由我編撰、記錄香港業餘話劇社歷史的《重踏香港業餘話劇社昔日足跡》一書近月出版了。Lily姐是創社委員，我自然訪問了她關於她在劇社的工作和感受。三年以來，我與她就此書多次傾談。我們的足跡遍留在她的家中、茶樓、咖啡廳……通過她的記述，展現了香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劇壇的部分面貌，是劇壇的珍貴史料。遺憾的是，書終於出版了，Lily姐卻來不及閱讀了。九月五日晚上，我到靈堂向這位劇社的創社委員致祭。她為劇社所作的貢獻早已寫在書上，社員和觀眾都會記着這位一生熱愛戲劇的劇壇前輩。

在靈堂哀悼Lily姐時，我想起我在二零一二年向劇社的另一位創社委員Uncle Bill致祭的情景。願Lily姐現時已經在天國與Uncle Bill重聚，閒時在天上與劇社眾位前輩繼續演好戲。